

## 七里山塘傍水涯

蘇州除了有淮海街這條吸引無數網紅打卡的現代日式新地標，在觀前街和山塘街這兩條古香古色的步行街上亦是不分日夜的人頭攢動。

起於虎丘山下席弄弄，直至閶門外古運河上的渡僧橋，「七里山塘傍水涯，紅艷家，綠蔭家」的山塘街自唐代寶曆年間白居易從杭州調任蘇州刺史時開鑿了山塘河起，已繁榮了一千二百年。這條「姑蘇第一名街」從古至今店鋪林立，遊人如織。

當時山塘河的開鑿與山塘街的修建，打通了淤塞的河道，極大方便了農業灌溉和水路交通，才使這一區成了熱鬧的市井。蘇州民眾非常感激白居易，在他離任後，百姓們把山塘街稱之為白公堤，並且修建了白公祠以作紀念。

二〇一〇年，國家文化部和文物局授予了山塘街「中國歷史文化名街」的殊榮，稱其為「老蘇州的縮影，吳文化的窗口」，從渡僧橋到廣濟橋段，重現了當年山塘的繁盛。

古橋和河道交錯，遊船不時從

遊人身旁駛過，是典型的江南水鄉風貌，又和水城威尼斯有異曲同工之妙。但不同的是，夜晚的威尼斯漆黑一片，山塘街燈火通明，所以比起白天的街景，我更喜歡夜色中的山塘街。站在橋上，靜靜觀賞兩岸的燈牌和橋畔的風光，很容易入神。

除了景色，山塘街也是美食的一條街。一口爆汁的大阿二生煎常要排隊，百年老字號的朱新年點心店裏有全蘇州最好吃的湯圓，要靠搶的阿坤滷菜店的豬頭肉，萬福興的炒肉糰子……沿街一路買一路吃，吃飽了也嘗遍蘇州小吃。



▲夜晚的山塘街。



樂活潘少

逢周一見報

## 幾家歡喜幾家愁

內地高考陸續放榜，網上最近最火的，就是考生查分結果的實拍。

這些視頻來自全國各地，但都有着共同的特點——都是家人實拍，手機豎拍，畫面顫抖，不求構圖，只求記錄自己家庭的「歷史瞬間」；每條都只有大概十秒左右，前兩秒看着考生刷新手機／電腦，然後歡呼、擁抱、喜極而泣……每一條這樣的視頻上，網友們都不約而同地打上了滿滿的彈幕「沾沾喜氣」。雖然畫面上的考生，與我素不相識，但那種足以穿透屏幕的、毫不掩飾的、毫不虛假的喜悅足以感染每一個人。

轉念一想，也只有考得好的，才能在喜悅之餘，有閒情逸致將視頻上傳網絡。許許多多高考失利的，正在暗自神傷。在一眾「狂喜」的視頻中，我看到了一條特別的——一個考生的分數不理想，他獨自在房間裏拉起了二胡，他的母親聽到二胡聲，沒有去打擾，悄悄

在門邊錄下了這一幕。彈幕上有網友聽出他拉的是《良宵》，曲子本身是寫作者與友人歡敘守歲、共度良宵的愉悅，但這位考生拉出來的卻是辛酸，是肝腸寸斷。

或許，高考放榜或者DSE放榜，是我們作為成年人第一次經歷自己人生的轉折點。在下一刻之前，儘管我們對未來有這樣那樣的遐想，但都只是虛無縹緲的期盼和憧憬，只有到了這一刻，籠罩我們未來的迷霧才會短暫散去，未來幾十年的路，在這一刻似乎驟然清晰了起來。十年寒窗，所有的心血似乎都凝結成了這一個決定我們命運的數字。所以，在焦急而無奈的等待之後，當考生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最終驟然面對這個數字的時候，無論多大的歡喜，多大的愁，都是情理之中。



大川集利貞

逢周一、三、四見報

## 隔離期修行（下）

隔離的三個酒店中，位於江陰的第二家房間最小，窗戶也小。對面是佔地面積廣闊的科創園。右手邊「海瀾財富中心」五十多層的高樓赫然挺立。遠處小山蜿蜒，山上隱約有座拉索橋。窗下是大馬路，整天車水馬龍，一開窗市聲喧囂，好在雙層玻璃能隔音。每天早、中、晚，總有灑水車在樓下駛過，一邊放音樂，一邊噴水，升起一團團輕霧。

四月下旬籌備夏季回國探親時，無知者無畏，以為熬過在酒店的兩周集中隔離就能雲開見日。早知需要隔離一個月，搬遷三次，從小滿一直等到夏至才能與父母團聚，我大概會三思而行。三家酒店的服務和醫護人員都盡責盡力，耐心周到，但自由被限的感覺比改變飲食方式、調整作息制度的挑戰更大。旅居本就不如家居舒適，隔離期又不能走出房門，難免氣悶。

身在局中時只覺得隔離一月是「殺雞用牛刀」。結束後再看，除了履行了防疫義務後的釋然以外，也認可這個月對心性的磨練。每天按時起床、運動、用餐、工作、入睡，哪怕量體溫、做檢測時間不定，生活比較規律。飯菜量大、油多、口味重，管住嘴，邁開腿，總算沒平添「隔離十斤」。專心做事，不但完成了幾樁大任務，也避免了無謂的憂心、焦慮，為一成不變的日常增添了腦力的鍛煉與消遣。還有，用電腦聽廣播，世界大事盡在耳中。與父母視頻電話，與朋友微信交流，與同事網上開會，增加人際交流，不至於離群索居。

修行本在紅塵中，時時都該自律、慎獨。非常時期，身處斗室，能吃、能睡、能工作、能運動，也就不錯。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 小公園

## 「晒娃」倫理學

「晒娃」，是當下手機社交生活裏很重要的內容。翻翻我的朋友圈，各家萌娃的圖片幾乎佔了半壁江山。短視頻興起以來，晒娃越發從圖片發展到了視頻。有的抖音賬號專以拍攝萌娃生活為內容，吸引了許多粉絲。

這不由讓我想起一些其他的事情來。最近幾年，一到春節期間，常有人吐槽帶娃回老家過年時，親戚們把孩子當耍樂的對象。「來，給伯伯背首唐詩」，「跳個舞給阿姨看看吧」，孩子的才藝成了過年串門的保留節目。而我發現，越來越多的人反感這種行為，有人還在朋友圈裏發「安民告示」，請親戚朋友免開尊口。

朋友圈晒娃，和讓孩子當眾秀才藝，

多少有類似之處。它們牽涉的都是育兒正義的問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空間領地，這是深藏於人的生物性之內的東西。在網絡社交的時代，這塊「個人領土」又從實體空間擴展到了虛擬空間。在網絡世界裏，我們也希望保留一份不被打擾的清靜和尊重。而人們對個體隱私的重視，反映出了社會文明進步的進程。

說到親子關係，必須提到魏晉時期的孔融，沒錯，就是讓梨那位，歷來以謙讓楷模的形象，被作為兒童道德教育的活教材。但這傢伙長大之後又說，父母對於孩子而言，不過是「甌器」，孩子「寄盛其中」，出生時只是倒將出來，哪有親情瓜葛可言。而這也正是孔融被殺的罪狀之一。

## 故態復萌

本地疫情放緩，社交活動逐漸恢復，經濟漸露曙光。然而近日的遭遇卻讓我感慨服務業的壞風氣在疫情緩和故態復萌，教人唏噓。

上星期五，約了朋友晚膳，我乘的士前往。常坐的士，因喜歡在行車時放空，舒適抵達目的地。故此我從不指定行車路線，司機就專業意見決定就可。疫情嚴重時，的士業朝不保夕，司機服務熱誠有禮，車廂打理得乾淨清潔，還會連聲答謝乘客支持。可是近日我又要像從前般受氣，例如行車途中司機不斷埋怨路面擠塞、盛暑下車廂冷氣微弱、地氈座位非常骯髒等，完全是「貼錢買難受」。這次更

離譜，車堵在梳士巴利道，正等候拐彎駛向商場。司機不斷吐糟車多，更突然說：「拐不到彎了，不如你下車走行人隧道過去。」下車？我們在馬路中心，難道要我跳車嗎？我穿着高跟鞋，外面下着雨，如果想走行人隧道，早乘港鐵了，還要花百多元坐的士嗎？除非疫情嚴重時街上空無一人，否則周五晚全港堵車人所共知，難道職業司機沒經驗嗎？我斷言拒絕，他又說：「很多巴士擋着，進不了商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朋友竟來電說餐廳沒我們的訂位紀錄。天呀，我在一個月前致電訂位的，當時跟服務員核對過日期、時間和人數，服務員還驚訝我那麼早

## 兩個自己

西方戲劇源頭來自古希臘，反映人類存活的三種狀態：人類如何面對大自然、天神和自己。當中有關人類如何面對和發現真我的戲劇，多不勝數。從古希臘到現在，太陽之下無新事，故事其實都是老生常談，只是形式標新立異而已。就以電影作例子，著名導演吳宇森從香港闖進荷里活，於一九九七年拍攝電影《奪面雙雄》，當年紅極一時的尊，特拉華達和尼古拉斯·基治擔任主角。一忠一奸的角色意外之下進行「換面」手術，外形和身份互換之後，原本的自己便親眼目睹另一個自己的行徑，看看那個「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種自我觀照的情況，在現實生活其

實並不罕見。以我作為一個父親為例，平時便有很多機會看到兩個自己。

我兒雖然還未到十二歲，但身高已接近我肩膀，近年又像我般戴上眼鏡，親朋好友見面時都對我說：「兒子與你像餅印一樣。」我太太亦笑說：「你們兩個的背影都很相似。」我望着兒子的臉孔，卻不覺得怎樣，都是那些眼耳口鼻，另加上一副眼鏡，只是他的皮膚較光滑罷了。

看着兒子的一舉一動，我反而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他的媽媽每次囑他做功課，他總會說「五分鐘之後」；當然五分鐘後他仍在把弄着玩具，趁碼過了兩、三次「五分鐘後」，他才會坐在書桌上開展

## 大師筆下的「歲寒三友」

誰是音樂界「歲寒三友」？相信考起不少愛樂者。

作曲家林聲翕、黃友棣，以及作詞家韋瀚章半世紀前在香港江偶遇，費明儀逐一邀請，為剛成立的名儀合唱團編曲寫詞。林聲翕親自指揮的同時，黃友棣根據費明儀提供的中國民歌素材進行創作，用費女士的原話：「黃老師把將近六十首中國的各地民歌，有系統地整理和加工，賦予它們新的藝術生命。這是創舉，更是一項實貴的中國民間音樂創作的研究成果。」

那些合唱瑰寶六十至八十年代在香港面世，固然有其歷史背景。但重要的是，作品豐富了四部合唱的中文曲目。感謝三位極富藝術性

格、造詣的大師，林聲翕、韋瀚章將三十年代國立上海音專的音樂傳統在香港延續，黃友棣亦根據在意大利深造所得，以香港為平台，進行大量創作。中國民歌以外，亦為《長恨歌》等唐宋詩詞譜曲，大部分由明儀合唱團首演。

三位大師先後辭世，四位之中年紀最小的費明儀四年前亦故去。「歲寒三友」的作品，正是本周日明儀合唱團周年音樂會的主題之一（附圖）。屆時林聲翕的《何年何日再相逢》、韋瀚章為黃自音樂譜詞的《思鄉》、黃友棣的《中國民歌組曲》等作品，由原唱的名儀合唱團權威演繹。

極為珍貴的，由費明儀生前親



自撰寫對「歲寒三友」的深情回憶，在厚達六十八頁的刊中選登，每篇附以寶貴照片。

音樂會亦秉承明儀五十七年傳統，每次演出一定委約新作品。這次請來香港作曲家聯會主席梅廣鈞

是決定：打。

為了緩解內心的不安和恐懼，我把地點選在了港怡醫院。上午十點，我提前半小時來到等候區，三十多張椅子幾乎滿座，有老有幼，大概有十多個中學生。醫院很負責，每一步都嚴格核對信息，並問我有沒有過敏史等情況。待我坐到打針的椅子上，護士一再寬慰：「不痛的，一下就好了！」

其實，我需要克服的是恐懼心理，並不是疼痛。打完疫苗，我在外面的觀察區等候，開始慷慨欲睡。待我休息得差不多，觀察期

不過，如果我們把孔融這話反其道而使之，倒可能是對的。孩子成長，本就是一個與父母逐漸疏離的過程。逆其道而行之，強行把孩子拉入父母的空間的做法，不論這個空間是實體的，還是虛擬的，甚至哪怕只是心理的，都應打一個問號。

寫到這裏，我忽然想起，女兒幼時外出，說要給她拍張照她總是很配合。現在大了幾歲之後，常會提出抗議，有時候還當着外人面告誡我：你不許偷拍我。當時不免覺得有些尷尬，或有「父權」不保之嘆，仔細想來卻應感到欣慰：孩子長大了。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預訂，怎麼沒記下我的資料？朋友正面對尷尬的情況，我又困在車中聽着司機的廢話，終於忍無可忍，嚴厲地說：「我要去商場門口，多久也等，一步不能少！」隨即拿起手機邊拍攝，司機看到立刻改變態度，再不出聲，乖乖將我送達目的地。到了餐廳，朋友也獲臨時安排座席，一頓飯大家要過關斬將才能開始，未吃已一肚氣。我想疫症早日消失，卻也盼望飲食與服務業不要因生意多了就沾沾自喜，請珍惜所有顧客。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一、四見報

功課。除此之外，他本來喜歡運動，可是疫情之下多留在家，他漸漸地懶得運動，即使我只要他在電視機面前，一面看電視，一面做些柔軟活動，他也推三推四。日復一日，某天我突然想起來：「這不就是小時候的我嗎？」

看着孩子的行為，不難看到昔日的自己。假如現在不以身作則，孩子可能會繼續走上與自己相同的道路：反叛、固執，不願接受勸諫。這時我想到，世上只要一個自己便夠了，不需要兩個自己。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博士，親自指揮原創曲、詞《永恒的松柏——獻給費明儀老師》。

另一傳統是器樂演奏。除了由「香港鼓藝團」一眾活力十足的年輕成員演出經典《黃河船夫》以外，亦由擔任明儀鋼琴伴奏近三十載的梁珮珊獨奏《春江花月夜》，作為遠行前的天鵝之歌。

去年因疫情而取消的音樂會，今年以「樂以忘憂遍萬家」為題復辦，由客席指揮陳永華教授、駐團指揮楊朗廷，領導明儀合唱團與「同調合唱團」成員。七月四日香港文化中心，音樂芳華再現。



樂間集 周光蓁

逢周一見報

滿，我便走人了。

對於人類來說，新冠病毒是新事物，疫苗同樣也是新事物，接受新事物，總是需要一些時間。但是，當越來越多人接受、嘗試，勇敢地走出第一步，那麼群體效應（特別是有利於抵抗疫情的保護效應）就會顯現。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